

老父巧手“造屋记”

腊月里的车站

吃过午饭，我照例打开手机里的远程摄像头，想看看身在老家的父母在干嘛。

只见父亲在一个木架子上垒墙，母亲把和好到水泥往上递。我一问才知，父亲这还是在“建(修)房子”。他说家里庭院的阡门太窄，每次过车都要小心翼翼，他便把鸡圈一侧的墙向里面退了50厘米。显然，父亲是想到再过不到一个月，他的两个儿子就要拖家带口回家过年了。他想把庭院大门弄得宽阔一些，方便孩子们的小车出入。

父亲很喜欢这样“折腾”。基本上，我每次回家，都会看到我家庭院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。

他自己修建了猪圈。曾几何时，老家过年准备最隆重的一件年货就是“杀年猪”，年猪越肥，块头越大，屋檐下悬挂的腊肉数量就越多，这样的人家大概率就是村里人所谓的“大户人家”与“阔气人家”了。

他又建了鸡屋。鸡和猪一样，在家里的地位都很高，这是因为每年不仅要杀年猪，岁末加年初合计二十天，一家人怎么也得杀十只八只鸡来吃

的。母亲会养鸡，以前都是养走地鸡，天天放它们自己去田间地头及山坡觅食。只是最近几年，可能外出打工的人多了，老家的流浪狗也多了，一些跑得大远的鸡便有可能被流浪狗吃掉，母亲只好圈养它们，父亲就盖起了这间鸡屋。母亲每天天还没大亮就起床去喂鸡，那些鸡都是母亲的宝贝。每年腊月要杀年鸡的日子，母亲总要怀抱母鸡，口里念叨着“鸡啊鸡啊你莫怪，你是人家的一道菜”，这才依依不舍地把鸡递给拿着菜刀的父亲，然后立马回房间去，她是绝对不忍直视杀鸡的场面的。不过，我倒觉得，圈养的鸡远没有以前的走地鸡好吃了，鸡汤也没那么鲜甜了。

记得有一年，也是快过年时，父亲又在庭院正前方的位置搭了一间柴屋。他说过年期间，烧火、煮饭、做菜、烤火、烘衣服，都要用柴火，必须得有一间柴屋才能装足够的柴，还能保证不被雨露淋湿。

有一年很冷，父亲便建了一间火屋。所谓火屋，有点北方烧炕的意思。母亲把做饭、吃饭的事都移到了

火屋里做。老家的冬天寒冷且漫长，平时就父母两个人在家，一日三餐相对简单，在火屋弄起来方便，吃起来也热乎。到过年期间，火屋便成了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，大家都挤在火屋里，大人吃着瓜子聊着天，孩子们则在一旁写作业。这里不仅可以生火煮饭，还可以烤红薯、烤糍粑、烘衣服、炕袜子……于父母而言，这时便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光，完全可以用“天伦之乐”“其乐融融”来形容了。

又有一年，他在自家庭院的一角建了个厕所。此前村里共用的厕所是大家集体修建在田间地头的，挖一个大坑，上面放几块木板，四周用石头堆砌成墙，左右两侧留两个门，门口分别挂上两块布，外书“男”“女”便大功告成。这种厕所卫生状况堪忧，也很不方便。父亲为了方便我们这些从城里回来的孩子，便在自家庭院里建了个厕所，算得上是共建“文明与卫生家庭”的“标志性事件”了。

父亲还建了蜂房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他与母亲下地干活少了，父亲就在柴屋旁边辟出一块地搭了一个棚

子，购置了十几个蜂箱养蜜蜂。这是他在20多年前做过的事，算是他为数不多的兴趣与爱好吧。当年为了供我和我弟念书，他曾远赴省城打工，不得不放弃养过的那些蜂，如今重新养起来，于年逾七旬的父亲而言，算是老有所乐了。

不久他又建了一间加工房。过去，村民要碾米磨粉，就得把相关物资挑至村里的加工作坊去，有时甚至要挑到邻村的工作坊才行，交由人家代为加工，还得支付加工费。五年前，父亲嫌挑来挑去太麻烦，就自己购置了有碾米磨粉等各种功能的一体机，还特别建了一间加工房。结果，这间房竟成了一个手工作坊，不仅母亲想吃什么可以足不出户随时做，邻村的叔叔、阿姨逢年过节也会过来加工米面，母亲就成了“老板娘”，每次收上两三元不等的加工费。其实就是收个成本费。父亲要负责加工，母亲则负责给人家端茶倒水、收钱找零，但他们却干得一脸开心。

在这次改建院墙前，父亲还建了一排车库。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弟就有了第一辆车，后面弟媳和我也相继买

了车，过年回家，家门前便停满了车。有车当然并不能与家里有钱、家境殷实画上等号，但至少方便看着也热闹。父亲建起车库，就是让我们的爱车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

如此一细数，我家庭院前后左右已被父亲弄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屋子、棚子。其实我内心是有抱怨的，感觉太遮挡视线，院子都显得不够开阔了。曾想就此与父亲沟通一下，但弟弟阻止了我。他的理由是：“老爸在家有时间，有事忙一下挺好，只要他开心就好。”我想想也是，于父亲而言，他能做一点事，看到自己建的屋子发挥了作用，他便会觉得自己还有价值，或许就不会觉得自己老了。

于是，就像今天，我又看到家里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：正忙碌着的父母身边有不停摇尾巴的狗，有刚刚下完蛋便走向母亲讨要食物奖赏的母鸡，屋檐上有只伸着懒腰的猫，还有正在偷吃筛子里晾晒的糯米的麻雀，火屋屋顶正升起袅袅炊烟，院落里，还走进来几个串门的邻居……这一切，是如此美好。

进入腊月，车站开始人潮涌动，南来北往的，东奔西走的，大家像打了兴奋剂似的，个个激情澎湃、干劲十足。那是因为酝酿了许久的乡愁，将要化作一张归家的车票——他们要回家过年了。

腊月里的车站，总能看到千姿百态的归家人，有的拖儿带女，有的大包小包、肩扛手提……而我印象最深的腊月里的车站，在老家村口一个简陋的小院儿。

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冬天，村里有几户人合伙买了一辆中巴车搞营运，线路会经过几个乡镇、县城，直通市里。不久，他们就把村口一处小院子改成了村子里的车站。那时的小山村还很封闭，乡亲们几乎没怎么见过汽车，所以这个车站的建立就是个“大事件”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大伙儿有事没事就溜达到车站，一遍又一遍地去看那辆中巴车。我们这些小孩子更是喜欢在车站里跑进跑出，喜悦感不亚于过年。

但除了腊月，这辆中巴车并不经常出站，因为从村里去市里也就60多公里，不到两个小时时间，愿意花钱坐车的人不多。平日里，这辆车五天才跑一趟，刚好都是村里人赶集的日子(逢农历五、十赶集)。集会那天的乘客大多也都是十里八村提前预约好的，一大早出发，到傍晚集会差不多散完时，车子再晃晃悠悠地开回来，一路风尘，一路欢笑。

那时候的我很想坐一次中巴车，虽然没有目的地，但我总觉得它应该能带我去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所以放学后，我经常独自一人跑去车站，看着那些坐车的人归来，内心羡慕不已。

那年腊月的一天，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雪，父亲去了那个车站，坐上那辆车出了远门。一到放学，我就跑去那个车站，满心期待地等着那辆中巴车回来，盼着父亲笑意盈盈地走下车来，手里带着礼物。可我等到天黑，父亲也没有回来。一直到过小年了，我也没等到父亲。除夕父亲仍没回，年后父亲还是没回……直到母亲告诉我，不要再去车站了，车子就是个害人的玩意儿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肯再去那个车站了，那里成了我不敢触及的伤心地，哪怕不得已经过，我也会加快步子，看也不看地匆匆而过。

但后来大哥又去了那个车站，他也坐上那辆车，参军去了远方。每到腊月，我又开始忍不住去车站等他归来，等着一身笔挺军装的大哥从车上跳下来，一脸笑容。

再后来，我也在那个车站踏上了那辆车，参军去了远方。

从此，那个车站便只剩下母亲等待的身影。如今，我居住在城市里，高铁四通八达，也通到了我的老家，村里那个小车站早已被现代化的车站取代。又到腊月，我期待着很快又会见到那个车站，它已成了我一年到头最深切的思念。



潮汕普宁过年的氛围，不是烟花爆竹炸出来的，而是英歌舞跳起来的。

英歌舞在潮汕地区广为流行，过年时节，常可见英歌舞遍地开花，普宁更是将英歌舞跳得红火热闹。这种舞蹈融合了南派武术、舞蹈、戏剧等地方艺术，具有粗犷、威猛、阳刚、豪迈的特点，同时还有驱邪祈福的寓意，故而成为潮汕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。

每年过年前两个月，跳英歌舞的人员就要开始参加集训。大多是年轻后生，毕竟一跳就要连续十几二十个小时，完全属于高强度运动，须是体健力壮的后生才能撑得住。集训时间为每天晚饭后和凌晨时分。集训地点一般在村里较为开阔的空地，例如祠堂前、广场、学校门口。参训的人数总有几十人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一带小孩子最爱围在外圈看他们集训，经常看到夜深忘了归家，家里人也不来寻，似乎都知道我们去了哪、在干嘛，从不担心。因为普宁人

## 英歌舞起年味来

□何小雯

一听到槌棍敲起急促有力的节奏声，在夜幕里将空气炸裂的时候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

大年初一，英歌舞正式跳起来。跳舞前的装扮，是尤为重要的一环。凌晨一点左右，跳舞的人们就会被唤醒，陆续来到平时参训的地点，等待化妆老师傅给他们一一画脸。英歌舞的妆不是普通的上粉抹红，而是以黑白红为主色，青蓝黄为配色，以梁山泊好汉为原型，画上精致繁杂的脸谱。着装也是英歌舞的一大特色，英歌舞者的服装大多以黑色为底，以红白黄蓝为饰，再搭配束口、束腰带、束头巾，还有“英雄靴”，活灵活现的武侠装扮。我小时候总觉得，每位英歌舞者都像是从小说世界走出的人物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英歌舞就开始跳起来。而大年初一，普宁人都会早早起床，打扮得神清气爽，等待英歌舞的队伍从自己门前经过。

英歌舞队会从村头一路跳下去，一路都是鞭炮声声、槌声阵阵。几十人组成的舞队，走在道上，跳在路上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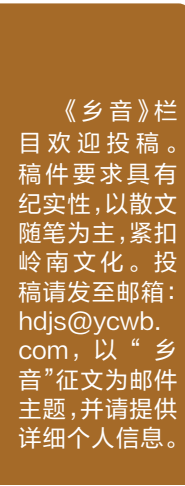
一声哨子响，千百棍子敲。那些舞者大多都手执两根英歌槌，跟着锣鼓哨子的节拍，不断跳跃的同时，也上下左右互相对击，动作健壮有力，节奏明快强烈。英歌槌的敲打节奏一般配合锣鼓三四下、哨子一声，每击打一次英歌槌就会有一组动作表演，队伍也随着动作的变化而演变出不同的阵型。

英歌舞队每经过一户人家，就会有几个舞者脱离大队伍，几人成团，从门外跳进门堂，随着主人家的指引，一直跳到灶君里面去，然后从灶台处拿走主人家一早备下的红包，转身留下两个橘子，寓意送吉。接着，几位舞者又会迅速回到大本营，前往下一户家门，如此反复。记得有一年，幼小贪吃的我，把那两个橘子偷偷吃掉了，还被阿嬷打了一顿。

初一的英歌舞是开年舞，初三的英歌舞赛则是庆年舞了。普宁流沙，每逢大年初三便会在广场举行英歌舞比赛表演。普宁稍有名气的英歌舞队都会积极参加，而南山、泥沟、富



南山英歌队演出



唐德荣 摄

美是尤为出名的英歌队伍。在年初三，你可以看到《水浒传》里的时迁手拿布蛇上下翻飞；还有司大鼓的宋江、穿虎皮的武松、挂黑须的李逵、挂红须的关胜，他们都戴着神秘的脸谱，表情严肃地跳着强劲有力的舞蹈，重现着攻打大名府的场面。这一天的流沙村里是寸步难行的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不怕晒，不怕挤，不

怕累，只为看英歌舞，沾沾驱邪避疫的福气。我记得人们都笑话说：年初三逛流沙，看英歌，鞋子都穿不回家。

如今的英歌舞火出圈了，很多潮汕之外的地方也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邀请英歌舞队去表演。对于不能回乡过年的游子来说，能听到那英歌槌阵阵响，还有地道的乡音，都是幸福的事情。

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  
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 
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

